

秦作经：我的抗美援朝

讲述人简历：

秦作经，北安街道秦家庄村人。1934年出生，19岁入伍，1953年6月赴朝作战，志愿军67军201师601团1营2连战士、班长。1952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7年5月复员。



江……”排长吆喝：“同志们，唱九遍，唱完九遍就到朝鲜啦……”

趁着热乎劲，排长又鼓动说：“怎么证明咱是中华好儿郎？狠狠打击美国侵略者，向祖国报功！”哗哗哗，掌声就响成一片！在车上，老兵还给我们讲笑话，嘲笑美国人胆小鬼，说他们趴着不敢露头，用绳子拴着机枪枪栓，抖擻绳子射击。咱志愿军呢，军号一吹，端起冲锋枪，个个就像小老虎一样，猛冲猛打。说归说，笑归笑，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，也不都像电影上演的那样。俺上朝鲜战场那会儿，条件比早期老大哥们那会儿好多了，吃的、用的和武器装备都比以前充足和正规。1950年38军刚上来的时候，吃老大苦了。那些老兵都是咬钢嚼铁的硬汉子，冲锋陷阵一个顶八个，但是条件差嘛，伤亡也很大！尤其是东线九兵团宋时轮的部队，前三次战役打长津湖，冰天雪地，缺衣少粮，条件太艰苦啦，战死冻死的战士太多啦，但是，他们用牺牲给后来的战友铺开了胜利的道路。

接下来的十几天行军，我们白天隐蔽休息，利用夜间行军。每个人发了一块雨布，也防雨也当盖挡。其实有块雨布防雨也有限，朝鲜的鬼天气真“洗毛”，不停地下雨，你生不得气攢不得火，就这么“豁”上，雨里水里滚沾吧，累极了站着也能睡觉。

到了目的地，我补充在67军201师，先分配我在炮师当公务员。当公务员要政审合格，必须是积极分子，思想要红，作风正派，还要机灵听话腿儿勤快。我在家干过民兵、青年团员，政审没问题，我年龄小，也活泛，很愿意跑腿儿。公务员属于后勤岗位，活儿很杂，首要任务是为首长服务，兼着做通讯员工作，下山背水、送饭，去一线阵地送信。其实，在朝鲜战场，没有前方后方的严格差别，每个人包括首长都一样面临着炮火危险。

一个月后，我调到601团1营2连，参加对李承晚部队的大规模夏季反击战。

那天晚上，天气闷热，部队悄悄上了阵地，对面敌人是李承晚的一个营。战斗哪分白天黑夜，敌人白天攻击多，我们志愿军善于夜战。咱从小到大受过很多苦，但是打仗的苦真没有经历过。一上阵地，我挺紧张的，首长肯定也看出来。在战斗间隙，营长问我：“‘小鬼’，害不害怕？”我没回话，盯着营长看。营长笑着说：“我带你，你跟着我跑，咱去看看阵地。”我紧跟着营长“旋”后，弓着腰

跑，跑！跑！跑！跑这边，再跑那边，阵地上火红，炮弹“呼通呼通”地响。你别说，跑过几趟胆气就大了，再就忘了什么叫紧张了。两个月的阵地战下来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，满脸尘土黑咕溜糟，也像个老战士了。

志愿军也置上了大炮，是苏联支援的喀秋莎大炮。敌军哪寻思咱还有这么歹毒厉害狠的家什儿？不过，咱整体火力还是不够，制空力量单薄啦。最大的威胁还是美国飞机，敌人飞机多的时候密密麻麻的，在你头顶上旋过来旋过去，有时候白天来打旋，晚上来轰炸。有一次，是个傍晚，我听到轰鸣声特别大，惊天动地的，天来，就像夏天的蜻蜓，密压压的，“嗡嗡漾漾”的。我忍不住从坑道里探出头来，想看看是什么情况，冷不防，即墨老乡战友余方海一把把我“摔(zuó)”回来，他朝我喊：“真大胆，飞机就来啦，敢出去，太危险啦！”余方海的连队刚从前线作战换防回来，他熏得像个鬼样的，我好一顿仔细看才认出他来。他说：“小秦，俺连打残了，全连囫圇个的就回来八个。”我看见他，说到后面嘴都“瘪”了，像要哭出来。

炮声响了很长时间，山崩地裂一般。炮声停了一会儿，出来一看情况：真是惨不忍睹，工事炸得稀巴烂，炮兵损失也挺严重，不少炮兵战士炸飞了。衣裳、被服、血乎乎的胳膊，炸断的大腿散在山坡上，挂在树枝上。这些血淋淋的镜头，我一辈子都忘不掉！

后期，我们的炮兵增量配备高射炮，专打敌机，防空力量大涨。67军炮师的战绩很好，经常有战报消息说打下来美国飞机。美国的飞机以前低飞对志愿军“查户口”，经过高射炮打击，现在胆怯了，只能拉升高度，这对步兵的威胁小多了。

炮师主要任务是协防，配合步兵，攻击敌人阵地，打碉堡，扯屏障。中美停战之前的一次战斗，炮兵和步兵就配合很好。战前，67军制定了严密的步炮协作计划。那次是搞了个麻痹战术，计划第四天晚上8点发起总攻。第一晚，每门炮一次打四发炮弹，打一会儿就停下来，给敌人增加紧张气氛，就算完成了任务，这个空档步兵也不攻。第二天晚上又来这一套，打一阵子炮就停下来，步兵还不攻。一连三个晚上都是这么不急不慢“仰达骚”的。这个设计奏效了，敌人麻痹了。好家伙来，第四天晚上来真格的

了，8点整，“呼通呼通”这个炮就停不住了，震天动地，从山脚排到山顶，敌人的钢丝网、地雷区、碉堡群大部分都毁了。炮火一停就是信号，排山倒海的攻击开始了，步兵成群结队狮子上山一样，个把小时就拿下了山头。这次咱的伤亡相对比较少，但是，我也看见不少战友受伤，也有抬到半道就牺牲的。

我干通讯员的活挺多，也成了内行。通信联络都使用暗语，比如说炮弹叫“黑豆”，子弹叫“花生米”。通信内容涉及部队番号时，就用“老吴”“老李”“胖子”或者指挥员的“雅号”代替，涉及阵地、高地、地名时就用“离‘老吴’东面或者西面多少里”来代替。普及无线电设备前，志愿军主要是通过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联络。在战斗中，通信员要跑步到各单位传达口头或文字命令。在上甘岭牺牲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，就是一名通信员。连和排之间的通信联络，还有一种小铜哨，个头不大，声音很尖，指挥协调排、班、小组行动非常有用。电影《上甘岭》里面，通信员、岗哨战士用这种小铜哨联络阵地上的战士撤回还是冲出坑道。别小看了军号、喇叭、哨子，真把美国人搞懵了。

停战之后，67军还驻在朝鲜。这段时间，生活很充实，也很简单，津贴不舍得花，可也没大有地方花。不打仗了，伙计们都往家里写信、寄钱。我记得最多一次我往家里寄了八十块钱，八十块钱不少啊。1954年春，部队奉调回国，朝鲜人民热烈地欢送。哎呀来，欢送仪式搞得真热闹，他们搞那些花样儿真多啊！朝鲜人手巧，弄些白纸，剪了一个一个大花球儿，在火车车厢边儿展开来，明晃晃、白闪闪的，很大很漂亮。哎呀不容易呐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咱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，志愿军在朝鲜是打出了煞威，受到尊重也是理所应当嘛。

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过鸭绿江，回到了祖国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火车拉着我们向南走，一直回到山东老家的胶南县。

从1955年部队驻防胶南到1957年复员，这个期间我奶奶和兄弟姐妹几次到部队看望我。奶奶这时候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啦，她一看见我就落泪了，那是幸福的眼泪呀！一会儿，又抹着泪笑了，看到我在部队锻炼成长，成为一个解放军战士，她老人家哪能不欢喜呢！

采访手记：

这是一个和善、谦虚而又意志坚定的老兵，在他身上看不出少年艰难痕迹。面对我的采访，他始终娓娓道来，不慌不忙。而讲到父母被杀害，也显得很平静。我总觉得那是一种境界，要自我修炼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心静如水，波澜不惊？

我想，这个老人给予他人的都是阳光和快乐。他对笔者嘘寒问暖，对老伴呵护有加。可以想象，回乡后的六十多年，在那些艰难的岁月，他把自己前半生的愁苦都掩藏起来，孝敬对他恩重如山的奶奶，提携他的同样受尽苦难的弟弟妹妹，养育大了自己的儿女。

而作为一名老党员，我相信，他必定有一颗赤子之心，他一定会把2021年新获颁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在心底里作为最重的礼物去祭拜自己的烈士父母。

(傅中魁)